



五月红 黄治高摄

车来了

■ 李瑞明

父亲终于把用了三年的老年机换掉了。那手机外壳还挺新，就是内存小、网速慢。他舍不得扔，说能接能打就行。上个月，邻居麦姨告诉他，现在有个叫“车来了”的软件，能看见公交车跑到哪儿了，等车不用再傻站着等。向来节俭的父亲动了心，磨蹭了好几天，才让我陪他去了华为手机店。

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让我教他下载“车来了”。父亲戴上老花镜，伸着脖子盯着屏幕，生怕漏掉哪个步骤。

“我自己试试啊。”他粗糙的手指在屏幕上笨拙地点一下、停一下，再小心翼翼地移动。偶尔点错了，页面跳到了别处，他就“哎呀”一声，像做错事的孩子似的看我一眼。反复好几次，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辆小公交车的图标，正沿着路线慢慢移动。

“在这儿呢！207车在这儿呢！”父亲眼睛一亮，声音里满是惊喜，“还有三站就到咱们这儿了！”

父亲老了，出门全靠公交。从前等车，他总要提前很久出门，站在路边踮脚张望，一等就是半天。夏天暴晒，冬天吹风。常常错过一班，又要再等很久。他总说，等车的日子，心都是慌的。

每次出门，父亲习惯跟我们说一声去哪，怕我们担心，还老爱讲路上碰到的事儿。有一回他差几步没赶上，车从眼前开走了，正懊恼呢。前面的车却缓缓停下。原来父亲是“VIP客户”——司机早就认出了他。这一天，算他运气好。

如今有了“车来了”，出门方便多了，父亲的心也跟着踏实了。而且我发现，这么个小小的软件里，还藏着他从不对我出口的惦记。

周末晚上，和父亲聚完餐，我也要坐207路回家。还没走到公交站，父亲就发语音：“车就到，注意安全。”我刚到家，他的信息就追过来：“车准时吧？”寥寥数语，全是牵挂。父亲从不言爱，但父亲的爱，永远像那趟准点到的207路公交——从未缺席，一直都在。

我不常坐207，但每次都会给父亲发一条：“我又坐上207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车又不是他开的，路又不是他修的，他回不回复，我都一样到家。可就是忍不住。发完了就把手机攥在手里，屏幕一亮就赶紧看。

有一回他没及时回，我一路看了七八次手机。到家了才收到一条：“刚才手机充电，到了就好。”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忽然觉得有点好笑——我都多大了，坐个公交还等人回消息？可下次还是照发不误。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是在告诉他我上车了。我是在说：女儿想你了。只是不好意思直接说。

最是美丽多读书

■ 黎译鸿

五月，梅子青、樱桃红、凤花红透半边天。夏天是一个多彩、明亮、热烈的季节，阳光洒满大地，万物生长，生活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五一假期看到朋友圈满满的都是亲朋好友晒的旅游美照，我心平如水，没有之前的羡慕和憧憬了，因为难得的两天假期出不了远门，正好可以趁这个空闲读一下搁在书架上向往已久的书。我很喜欢读书。平时工作很忙，下班回到家还要操持家人的一日三餐，生活被工作与家庭填满，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在重复的轨迹里兜兜转转，心头总攒着化不开的焦灼。等到周末才能在稍稍空闲的时间里捧起记挂已久的书细细品读，沉浸在书海里，浮躁焦虑的心开始渐渐沉静下来，这时才慢慢懂得，读书，是中年最安稳的修行，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最奢侈的浪漫。

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旅行。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视线无法触及的风景，文字可以；舌尖上无法品到的美食，文字可以；你内心无人理解的苦楚，文字亦可以……你可以在文字中与先贤大哲畅聊，与文人墨客对饮，与高山流水谈心，与闲云野鹤品茗！读书是你低谷时的救赎，读书是你成功时的辅助，读书是你苦闷时的蜜汁，读书是你登顶高峰的捷途。

傍晚和同事在校园散步，她说自己看书总记不住内容，眼神也昏花，看几页就犯困。费心去读却留不下什么，觉得不如不读。

这和王阳明弟子的困惑一样：读书老忘，该怎么办？

王阳明反问：见过竹篮打水吗？

弟子说：一场空。

王阳明却说：竹篮虽装不住水，但反复入水冲刷，污垢慢慢洗净，篮子就变干净了。

读书也是这样。就算忘了字句，书中道理会慢慢洗去愚昧偏执，修养心性，这就是致良知。

我由此明白：读书不为死记内容，而是修身静心。就像竹篮打水，水走了，篮子净了。

读过的文字即便淡忘，也会融入气质、沉淀三观、开阔眼界，悄悄重塑一个人。

记得有一次已经毕业十多年的学生聚会，他们邀请我参加，刚踏入会场时他们热烈鼓起掌来，主持人班长拿起话筒说：“我们的语文老师越活越年轻了，现在看着比十多年前更青春活力更有气质，逆生长了，让她给我们谈谈永葆青春的秘诀。”没有任何准备，猝不及防被摆了一道，我想起林清玄的《生命的化妆》这篇文章里阐述了化妆的三个境界，即“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并借化妆喻写文章与人生，表达了“改变表相的最好方法，不是在表相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的哲理，然后我和学生聊了一下多读书，读好书的意义。聚会结束后很多学生私下对我说，那次聚会关于读书的话题让他们受益匪浅，以后一定要多读书，让浮躁不安的自己在书中找到心灵的归宿。

读书养底气、铸风骨，让人历经世事仍从容优雅。

书本开阔眼界、提升格局，沉淀智慧见识，滋养灵魂气质。

常读书，心自丰盈，生命自带光彩。

露台听雨

■ 廖培军

夏雨，总是说来就来。

起先只是几点碎雨，轻敲露台地砖。没一会儿，雨势骤然加急，檐外雨声渐渐清亮，滚滚凉意扑面而来，连日积攒的闷热暑气，这才慢慢褪去。

我站在屋檐下，静心听雨。雨点顺着玻璃窗滑落，簌簌声响连绵不绝。茶室墙上的字画沾了点水汽，伴着阵阵雨音，让人心里格外舒坦。

脚下路面滴滴答答，雨声错落起伏。碎瓷花池边，雨落声声。鹅卵石小路承接落雨，声声温润入耳。平日里叮咚不息的假山流水，此刻和雨声交织相融，两种声响缠在一起，再也难以分清。

大雨“噼里啪啦”打在枝叶上，耳边满是阵阵清响。凉风顺着雨声四处散开，把燥热一点点带走。雨水渗进土里，细细密密的动静都听得真切。满园花草都在雨中尽情吸水，偶尔有淡淡花香随着雨声飘来。青翠叶片被雨打得轻轻晃动，和周边的雨声相互呼应。整座露台，都沉浸在这片连绵的雨声之中。

雨势由强转弱，连绵的雨响渐渐轻柔，温润水汽漫在四周。我无心远观景致，只静静聆听耳畔淅沥，心便慢慢安定下来。露台的花木山石，已被雨水洗去尘埃，重回朴素模样。我移步栏杆边细听：雨敲窗棂，雨打石路，雨落假山，雨润菜园。声声细雨抚平心绪，心底所有烦忧，都随雨声慢慢散尽。

这一方露台，有我多年亲手打理的心血。捡来的卵石，旧瓷拼砌的花池，默默陪着花草蔬果，一同静听盛夏雨声。世间美景不必远寻，守好自家这片小天地，种几畦青菜，聆一场夏雨，足以安顿浮躁内心。

待到最后一丝雨音散尽，我悠然静坐檐下。耳边重归安宁，草木清气随风漫来，盛夏暑气尽数褪去，人心归于沉静，心头一片清朗。

守城·寻忆

■ 伍卓琳

拥有回忆，人生才得以丰润，岁月才满溢诗情。

提起高州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思绪一下子涌上心头。是那千年来声誉高赞的冼太夫人，是那热闹非凡的年例，是那令人垂涎三尺的荔枝龙眼，还是古城墙边上千年不变的鉴江河、文笔塔？

高州古城，地处丘陵地带，四面青山环抱，苍翠透迤，一江鉴水绕城，潋滟如带，自唐代筑土城始，迄今已有1300年历史。在很久以前，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是高州建筑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候的他，每次出门总是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每次我都会算准时间，总会乖乖地在村口的那棵大龙眼树下等他。远远的听到他那辆双梁大自行车的铃声，我便飞扑上去，央着要坐自行车的横梁，爸爸自然毫无意见，就这样村中的小道上洒满我俩的欢声笑语。

晚饭后，父亲会掏出几个差不多快化成水的糖果分给我们兄妹三人，我们一边吮着糖果一边听父亲讲城里的趣事，他讲得最多的除了九街十二巷，几座寺庙和道姑庵，就是市中心的那座大图书馆，是如何庄严雄伟，图书管理员的严肃，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们是如何安安静静地在读书……

在我六岁多的时候，一场几乎要了我小命的急性肺炎使我终于有一次近距离接触高州城的机会，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夜行二十多公里带着奄奄一息的我赶到高州妇幼保健院打吊瓶。在我恢复了之后，父亲第一次带着我去看了他念念不忘的图书馆，他郑重地念给我听——秀川图书馆，可能这是父亲在我心中播下的第一颗读书的种子。三年后，父亲背起行囊，加入滚滚的打工大潮中去。可惜的是，1992年，在高州中学读初中的哥哥回来告诉我，图书馆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那一刻，心中的那道倩影轰然碎裂。

父亲远走他乡，母亲忙于农活，哥姐住校，我更多的时候是跟着爷爷奶奶蹲守在家里。

爷爷给我讲了更多更有趣关于高州城的故事，他是个头脑灵活、善于做小买卖的人。时常会讲他是如何挑着东西抄近路从家里一路走到高州城，再如何跟城里的人做交易，如何避开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城里有五座雄伟的城门、高高的城墙，上面布满了放炮射箭的垛口和瞭望台……

真正近距离接触高州城，是在三十多年后，2020年高州市提出要争创广东省文明城市，广大市民、各单位职工干部等积极参与配合，特别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大家热情高涨，每逢周末或者上下班高峰期，红马甲身影，长长的大扫帚，老城的每一个街巷、十字路口，都留下了我们汗水的印迹。春节期间，闲来无事，四处走走，寻一段老城记忆，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处处可见历史的痕迹，错落有致的老房子，经过岁月的洗礼，墙上留下了年迈的皱纹，停驻在房前像是面对淳朴温善的长者，这仿佛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把思绪拉回了儿时……父亲口中的赐宝巷、大陵驿巷、勒古巷……还有常平街、近圣街、砚塘街……这里虽然没有灯红酒绿的繁华，却有缕缕炊烟、声声吆喝、满满浓香、慢慢时光。它们静静立在城市的一隅，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成为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块。如今，它们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生机：鉴江河的河岸被修整成风景宜人的休闲区；青砖裸露的宝光塔被彻底修葺一番；父亲念念不忘的秀川图书馆成了宽阔美丽的市委广场；爷爷口中固若金汤的大城墙成了现在平坦顺畅的环城路，两边楼房栉比，商铺林立，每天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所谓千古佳人，荷笠斜阳，最终都只不过是红颜帐老，青山远归。真正能在心中美丽永恒的，唯有刻骨的一刹那记忆而已。“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随着城市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这代高州人对古城老街的记忆，总是那样久远、浓烈而鲜活。而那些承载着悠悠岁月的老街，也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中，走向远方。